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鳴譙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

陜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辟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歴司勲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懐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

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
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
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
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
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
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
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
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

虚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纎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

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襃録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亷

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

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

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

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槖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

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

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

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單

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

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

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

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
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
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
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
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
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
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曽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

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
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
孔孟歴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
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
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
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
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
諫陰廢正人葢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

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
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
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
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
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
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髪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説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

餉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

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乆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

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内帑之積將以
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
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
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
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盖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
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
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

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

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惫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

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

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

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内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

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

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

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襃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而宗社生

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

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

徃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王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
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
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
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
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
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羮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葢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

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而又變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亦在學宮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賛密謀外參庶務具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乗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

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纎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

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
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
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
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
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
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
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

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

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盛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

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

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

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珠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争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説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
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
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
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
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栻言即詔
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説治生於敬
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
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以謫

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

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

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狗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宋史卷四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道學四朱氏門人

黄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黄灝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

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竒之曰子乃逺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吕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

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
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
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
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
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

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
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為荆湖
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
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
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
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
和州獄獄故以疑未决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

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俟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

乙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廵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

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為叅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専

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

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餘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

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舘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

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黄

決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

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

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廪老將之長於藝

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

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

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

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

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

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

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玨

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説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燔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

稅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劵益不售熺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熺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詰熺謝熺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

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於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

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

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强起之以實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

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

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

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

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

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

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曰黄李孫鑛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産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為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揺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

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冐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閫獄中榜笞聲盖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縣之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

訪利害而槁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驩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為閲欵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税寛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寛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洽數

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
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
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
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
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
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

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輙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顔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黄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眞德秀魏了翁李𡌴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

通鑑長編事略歴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樦榁賜

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

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

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

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

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

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
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
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
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
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
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
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

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
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
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
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
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
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
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
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

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

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賔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黒白如遇鏌鎁不容有騎牆不决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狥

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
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
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
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
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
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
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

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隷亦不加詬駡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

黄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記肄業荆山僧舍

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藺劉穎薦於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瀕見之慼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専移居筠州已而寢

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頔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弟偓佺附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刋板于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

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廟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

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閟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寖免差違聶崇義興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所兾精詳茍有異同善為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
帶銀器繒帛以奨之抴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
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
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逺圖繪鈌
然蹐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
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抴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抴駁議
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
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抴崇義復

陳祭玉昺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
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
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
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
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羡
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蕪引注
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
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别作畫圖違

經立異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勑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内亦

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內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

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

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毋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録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徳中田

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

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令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令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幷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貢全為䐶攣龍即作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

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
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
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
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
昺以是監處楚泰間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為急請改
隷楚州從之明年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
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為諸王府

侍講雍煕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勲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勲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昺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勲俄為淮南兩浙廵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
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
内艱以昺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
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
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
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
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
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

又訪以學舘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宫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宫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

視田里候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
權本州何須假耶曷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
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
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
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
賜之預宴者皆賦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
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

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為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為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
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
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
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
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
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
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覽之甚悅因問衛
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

易經義易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内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昜同觀作禮選賛賜之昜言家無遺藳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録未畢而昜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昜在東宫及内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奬上嘗問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若

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

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

以為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王清昭應宫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

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𡸣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

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從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

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敎田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収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

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虚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

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

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覆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

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
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
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
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狩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黄
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鵰山鹿郡國
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
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
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

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

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
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
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
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从
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
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
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
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兖州天禧中朱能獻乾

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竒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寳符上清護國經寳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

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安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刼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翫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典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

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參政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
幾能果敢㢘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
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㢘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歛四
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
講讀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

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𩔖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𩔖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

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
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
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
諸學生獨奭與晁迥焦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太
后又别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
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
皆賦以餞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

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㣲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圜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羃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

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
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謚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
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
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為鄉里所稱
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
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
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

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晩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禆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

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掾水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懃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

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録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

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黄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令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耤田是則觀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内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晩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

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授典

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耤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

自令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為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朝署自以通經求為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

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為掌事黄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録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家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内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為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

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
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
魏為議郎黄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
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黄門侍郎
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
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
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

乘為崇聖大夫復十户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户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户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邑百户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邑百户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天授二年賜德倫

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為襲文宣公兼兖州長史璲之生萱襲封歷兖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兖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晊歸魯詔以惟晊為兖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惟晊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

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
秋奉祀自璲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
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
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
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龔丘令襲文宣
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

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黄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為軍詔以為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為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

礪廉隅亟歷官聯治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賛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洺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為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閬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

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
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晃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聖
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兖州
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並
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
碑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

公母顔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常寺奉禮郎又録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昜為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説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

太子中舍卒年三十昴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録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竒之擢為左拾遺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越王梁末協

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曰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

會生徒講説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詠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册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賛善大夫轤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爲曹國公元
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在資贊導維迂懦循
默不能規戒聞崔𢡺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
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
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

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為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為掌書記漢初名為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

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脩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
録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
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
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
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
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開寳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為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淄歲為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宫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氷薦宗廟頒公卿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叚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删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戸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

校工部尚書儀兼戸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為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

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

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敎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

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
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
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
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
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
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愚唐國子祭酒蕪州
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愚生瑜本州推官瑜生

成字咸熈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㑹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徳中司農卿衞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賛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刋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劉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

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奬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

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算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伏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説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

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

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説尚書
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説尚書至
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
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
年七十九偓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
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
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
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

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亦謹卒能受易時蘓舜

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逺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為衛州獲嘉主簿攉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隐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茍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仕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

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歷法世稱羲叟歷法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實慶歷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